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

咸豐九年。己未。七月。庚午。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六月二十八日。貴大臣照會前來。本大臣細加查閱。內有即照貴國地圖辦理。不然。難免侵占擾亂之語。甚屬非是。我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今貴大臣出此無理之言。形諸筆墨。殊多不合。豈是誠心和好之道。查康熙年間。我中國與貴國定界。貴國鳴礮誓天。以大興安嶺之陽。為中國之地。山之陰。為貴國之地。實兩國疆界之定限也。今我

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忍貴國之民困窘。已將黑龍江空曠之地。閒

吞屯奇咭地方。借與貴國流民居止。此我

大皇帝待中外之民。一體同仁至意也。貴國又欲在烏蘇哩江綏芬等處遊行並界。此地面。乃係我國吉林之地。與貴國毫無毗連之處。貴大臣來文。直云難免擾亂侵占。此等無理之言。先出於貴大臣之口。是情理之曲。乃出之於貴國矣。今我二人。亦有一言相告。查乾隆二十九年。貴國遺失馬匹。以少報多。我中國曾有閉關停市之舉。又四十三年。四十九年。皆有停止互市之案。今我兩國新換條約。理當倍加和好。互相遵守新章。永無增減。以為信義。今貴國於初換條約之後。即欲增出他事數條。而貴大臣又以侵占擾

亂之語。輕出於口。設果有此事。我中國必將相待貴國二百餘年優厚之意。並借與黑龍江左岸空曠閒呑也奇咭地方。為貴國流民居止。又新立條約。五口通商。一切相待美意情厚。而貴國轉欲侵占他處地方。出言無理。種種情節。宣示中外。使各國聞之。共知貴國之非是。然後開關傳布。莫謂我二人言之不亡。實貴大臣之自取也。並陸路通商之事。查嘉慶年間。有准在恰克圖通商。別處不准之條。今既有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通商。他處應無庸議。我二人實欲誠願和好。故再將各疆界及通商一切利弊。為貴大臣詳為解說。以免自誤。今我

大皇帝優待貴國。已將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闊吞屯奇咭等處。借與貴國流民居止。又立新章。准其五口通商。如此相待原為貴國與我國和好二百餘年。非他國可比。是以種種從優允許。乃貴大臣不知感情。必欲將侵占地方及增添陸路通商各事。堅持己意。以先出無理之言。不知此等事雖為貴國所欲。乃我國斷不能與之事。貴大臣如始終不悟地理。謂若從此不和。必致使我國閉關罷市。不獨以後與貴國無益。即已經許借與貴國之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闊吞屯奇咭等處。及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亦皆毋庸議。是貴國求多反少也。總之綏芬烏蘇哩江等處。

是斷不能借之地。貴國不可縱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
至已經借許之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關吞屯奇咭等處。
及貴國遇有赴東海船隻。准進黑河口。入松花江往來入
海行走。此事京中止能言其大概。現在我國已派該處將
軍副都統在彼處。等候貴大臣詳細定議。貴大臣必須迅
速到彼。不可使該將軍人候時日。方為妥善。再貴大臣欲
將前次桂良等。所奉
諭旨。鈔給一節。此
旨係在軍機處大內收存本大臣未便擅自請出鈔給。以上各節。
本大臣實心與貴大臣和好。是以將此中利弊。詳細為貴

大臣遂曾辯說也。爲此照會。

辛未。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六月三十日。接准副都統格綳額文稱。二十七巳。九有大船一隻。在距老龍頭十里以外停泊。當即雇覓民船。派人前往查探。船極高大。共有夷人四五百名。多係廣東口音。聲稱咪國人。自上海廣東來。又聞山海關名勝。前來觀望。隨後尚有小船二三隻等語。旋有夷人數名。乘坐小杉板近岸。欲買牛羊等物。內有一名。實係俄夷。上年曾在黑龍江辦理界務。與現在防兵彼此認識。該副都統。調集各處哨探官兵。協同防守等因。等

隨即劄飭該副都統加意嚴防。果係俄夷。斷不致用武。第究係何國船隻。難以辨認。或㗩夷在大沽受懲。前往該處滋擾。希圖牽制。亦未可定。惟水面不可與之較量。如有結隊登岸。實有奔竄情形。亦應任其深入。方可得手。伏查俄酋慕娃。大船已於二十四日起碇。或者即係此船。何以捏稱㗩夷船隻。此理殊不可解。擬請明白曉諭在京俄夷。現在中國與㗩夷接仗。隨在設防。各處口岸。不得擅自停泊船隻。設非官兵認識。一經損傷。翻失和好之道。北塘現有俄夷船隻。亦可就近傳諭。恐該夷不肯遞信。轉致生疑。近日俄咪二夷船隻。停泊北塘。尚為安靜。至㗩夷上年曾經

窺伺武漢。此次又在大沽受創。難保不肯往滋擾。意圖洩
憤。若業將該夷駛抵海口一切情形。並所築礮臺營壘。高
厚尺丈。攔河各項。布置詳細。咨行
欽差大臣官文。及早準備。仍恐未盡周詳。查都司德々恪由京來
營。若暫留差委。所有大沽海口。防守規模。該員備悉。擬飭
該員由驛兼程馳赴湖北。面見官文。述傳一切。以期有備
無患。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俄夷船隻駛至山海關。捏稱唭夷一
摺。俄夷大船一隻。停泊距老龍頭十里以外。經副都統格繃額
派人往查。有夷人四五百名。多係廣東口音。稱係唭國人。自上

海廣東來此。內有俄夷一名。為防兵認識。恐係俄酋慕姓。前往山海關。捏稱咪夷。意圖窺伺形勢。本日已飭齋順等。照會在京之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告以中國現與咪夷接仗。各處口岸。設防嚴密。如見伊船隻。即行開礮。爾國船隻。不得擅自停泊。亦不得與咪夷同船。恐致誤傷。轉失和好。僧格林沁。仍嚴飭格珊額密加防範。如查係俄夷。自可以理開導。勿令停泊。設有咪夷船隻。前往該處滋擾。即誘令登岸。俟其深入。痛加勦擊。以期聚而殲旃。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此次天津之役。為二十餘年未有之快事。得信後。夷商頗懷疑懼。紛紛收回存本。上海地

方。竟同罷市。經署蘇松太道吳煦。閣復知府藍蔚雯。傳到嘆夷哼嗪咽。咈夷伊撥。告以嘈嘈嘶任性妄為。自取挫辱。與人無尤。然

大皇帝聖度如天。既有成約在前。必邀

恩施格外。毋庸疑懼。該二夷皆唯唯而退。吳煦等。又令華商向夷商明白開導。各夷咸知感悟。抱怨嘈嘈嘶之辦理不善。商民之心始定。不納關稅之說。亦未再提。吳煦等。見有機可乘。且上海地方。已早聞咪夷在天津會議換約。即諭令華商作為己意。告知夷商。以條約一事。嘣嗰唅經營年餘。甚費心力。

大皇帝准其進京換約。待之不為不厚。因前此北上遲速。未與

欽差大臣在上海面商定議。又未知直隸總督在北塘守候。致有歧誤。實則彼此俱無成見。

欽差大臣計期業已抵京。咪夷必照議辦理。㖹咈二夷。如果再往理說。必當優待如初。儻以意氣用事。必致兵連禍結。曠時失事。況勝負亦未可定。上年所議各條。全功盡棄。未免可惜。該夷商等照此一再申說。㖹酋雖稱所言亦屬有理。而中國先行開礮。該夷官兵死傷數百人。若不報復。恐為上海諸夷所笑。且渠不能自主。擬即請示國王再定。咈酋則稱伊國亦有傷亡。不能不照㖹酋辦理。揆其詞意。目前無

可勸解。不使操之過急。而何特如何報復。該酋等不肯明
言。特以咪酋取巧為譏。咦酋意在挑尋釁端。固不知我海
運已竣。於十四日將該酋乘坐南旋之火輪船一隻。駛往
天津。欲阻我沙船進口。十六日復有輪船。駛行東南大洋。
探係咦咈二酋使人送信回國。臣查咈咪二夷。向俱聽命
於咦。今咦酋報復之意尚堅。咈酋從而附和。咪酋進京必
先換約。而換約之後。若即查照新章開市。恐咦咈藉以有
詞。於撫局似有窒礙。
欽差大臣桂良等自必早經計及。議者又以現聞咦咈二夷。在國
自行搆釁。我可藉為離間之計。殊不知各夷互鬬。本屬常

情。而與中國交涉事件。仍復交相袒護。況互閧之確否。仍不可知。咈夷素稱强悍。每利於西洋各國搆兵。向其借助。該夷即因以為利。坐獲重貲。有如貿易。是欲藉咪咈為轉圜。恐亦難恃。此時暎夷意欲阻我今屆海運。業已無能為役。所慮者。印度夷兵。及各國回信。均非數月不能來。今冬明春。必有變局。下屆海運漕糧。恐有阻滯。河運又萬難遽改。上海六月初八以前。洋藥捐款。十日內收銀七千兩。各國夷稅。亦僅二萬餘兩。不及往時三分之一。初九日以後。貿易雖未停止。已與停止無異。軍餉無可取資。民心益加惶惑。錢漕均形棘手。正不必該夷勾結粵逆為患。而誤漕

誤餉。均不待言。此後情形。不堪設想。現聞暎酋願出責遞

時覽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摺稿。似疑我將閉關絕好也。若不使之聞之。則猜疑日深。恐漢奸夷匪。復似廣東之揑造

上諭。從而煽惑。所患實非淺鮮。臣擬即欽遵

訓諭。作為己意。佯作不知咈夷亦曾助逆。照會咈喟咈嚨嘱其迷

迷此上。隨同咪夷換約。並令向嗜嚕嘶曲為開導。以破其

疑。第夷性犬羊。誠恐置之不覆。復密飭吳煦等遣令咈喟

咈嚨素相信任之夷目伊撘通事梅德爾先後向其開導。

告以臣有照會前來。視其如何回覆。再行發給。

何桂清又奏。查該夷房產財貨。雖在上海。而華商之往來轉運則滙聚於蘇松。是蘇松與上海。固脈絡相通者也。上海縣城。建於黃浦吳淞二江交匯之處。由黃浦江泝流而上。至閔行鎮而進小河。紆回曲折。始達松江。若越閔行鎮。而至泖口。渡泖湖。經攔路口。出澱山湖。直達寶帶橋。水勢寬深。為重載船隻往來之路。自寶帶橋至蘇州府城。係屬運河。且多橋梁。水勢又淺窄矣。其由吳淞江。之流而上。歷野雞墩。黃渡鎮。至崑山之白塔。以達於蘇。閒段淤淺。必須乘潮候風而行。是閔行鎮為松江之屏蔽。而攔路口實蘇州之鎖鑰也。道光年間。夷務善後案內。曾在閔行鎮。野雞

墩安兵設礮後又於搁路口設立水栅豫備木石並移駐
守備縣丞稽察經管均經前督撫臣奏明有案上年臣與
前撫臣趙德轍復經委員周歷巡視妥為布置並以協勦
粵匪為由製造長龍舢板戰船共一百號召募水勇配齊
槍礮仿照征兵例給發[illegible]糧調赴鎮江之金山及常州一
帶訓練操巡此項戰船運掉靈便行使迅速槍礮亦極銛
利[illegible]河外江無不合用蘇松一帶如有警信即可飛調前
往以我之長制彼之短尚能得力其鎮江府城誠如
訓諭瀕臨大江無要隘可守臣與
欽差大臣和春往返密商亦早經計及現在金山一帶雖有水軍

駐紮○而我之師船○斷不能與夷船爭衡○必得於陸路設防○方有把握○但陸路設防○不外建築礮臺○挑挖濠溝○豫備船筏等事○不特張揚召釁○且一經動工○非數十萬金不辦○當此餉需支絀之時○亦無從籌此鉅款○容臣與和春○再行熟商辦理○以期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暎咈二逆○愧忿未平○現在設法辦理一摺○前諭何桂清開導咈夷○為暎夷轉圜○以撫局業有成說○姑從寬大○分別辦理○今暎夷因敗衂恐為諸夷所笑○報復之念未忘○咈酋亦附和暎酋○不肯照咪夷先來換約○同惡相濟○即不必再

令轉圜。何桂清佯作不知咈夷助逆。照會咈喟咈嗲。囑其迅速北上。誠恐夷性犬羊。未能馴擾。天津已豫備接仗。可無他虞。咈夷既與嘆夷為黨。接何桂清照會後。即使有悔悟之機。亦止能照咪夷和約內所載各口通商。一律辦理。所有上年在京條約。作為罷論。至嘆夷兩次到津。俱先開礮。此次首先背約。情里難容。即伊自悔求和。當責以釁自彼開。中國將弁。多有傷亡。所有兵費約需千餘萬。除將嘆咈兩國前議之六百萬抵去外。尚須索賠若干萬。看其如何答覆。彼時再由何桂清作為己意。代乞恩施。酌量減數。屆時相機行事。難以豫定。嘆夷將來亦只能照咪夷七口通商。由何桂清與該酋另立條約。與咈夷亦另立條

約。均即在上海互換。不復令該兩國進京。亦不令桂良等再往上海矣。此事辦法。該督存之於心。勿先宣露。到時酌辦可也。另摺所稱閔行鎮。爲松江屏蔽。攔路口。係蘇州鎖鑰。上年所製長龍舢板船一百號。或內地有警。即可飛調前往堵截。並須與和春計議。扼守沿江要隘。其圌山關江口。道光年間。夷務善後案內。曾經安兵設礮。此時礮臺礮位。是否尚存。並著查明具奏。

壬申。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六月二十七日午刻。接據瞭探官報稱。石河口由東駛來夷船一隻。駛進海口等情。當即飭委協領伊克精額。馳赴海口查探。時副都統格綳額亦在彼查探。詎夷船距岸約有七八里許。攔江沙外停泊。

續有夷人九名。乘坐杉板小船。由老龍海口登岸。內有通漢語一人。名雅妥瑪。稱係大嘆國人。由廣東而來。意欲進城買物。言語支離。當向開導。此處非夷人應到之地。該夷稍延數刻。隨即回船去訖。適副都統格綳額覓商船一隻。派官一員。兵二名。假冒水手。隨同商人駛近夷船。細看人數。約有二三百名。格綳額已將馬步隊官兵布置妥協。於城內四門。加派礮手。官兵駐守。晝夜巡邏。忽於二十八日。瞭見由西南駛來夷船一隻。駛至海沿停泊。惟與格綳額督飭官兵嚴防。並飛咨僧格林沁。直隸總督。

盛京將軍。一體嚴防。

硃批。知道了。山海關非伊應到之地。即有登岸之人。亦斷不准接

濟食物。尤不可希圖省事。致有互相買賣各情。

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近據

欽差大臣僧奏報。於六月二十七日。山海關海口。見有大船一隻。

自稱係咪國船隻。近岸觀望。幸我國兵丁認識。內有貴國

之人。是以未經開礮。今特照會貴大臣。務即行知貴國。現

在咪國先行無禮。業已與我國開仗。我國各處海口。設防

嚴密。如見咪國船隻。即行開礮轟擊。嗣後貴國船隻官民

人等。切勿指稱咪國船隻。亦勿在並非通商之海口遊行。

貴國人尤不可與嘆國人同船。恐開礮擊嘆國船隻。有傷貴國之人。如貴國之人。指稱嘆國。或同坐嘆國船隻。我國防海之人。必欲開礮轟擊。因我兩國和好有年。故先行照會。告知貴大臣。務將此情節。迅速行知貴國。勿得自誤可也。為此照會。

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前次天津所立和約。第二條內。稱遇有文案。本國使臣。與中國特派大學士。或軍機大臣。俱按平等互相行文。不必行理藩院等語。乃於六月二十八日。仍由理藩院行文至本大臣。此事不合和約之道。乞貴處告知理藩

院。嗣後不可仍由該院行文至本大臣。以符和約。理藩院文內所云。俱係不關緊要之事。且看守老君堂館之官員等所呈。尚無准據。該院文稱。有俄囉斯人平姓強入老君堂館等語。查跟隨本大臣及喇嘛學生內。並無平姓之人。再本國駐京之人。亦不能強入。俄囉斯人久已住京。此處風俗悉知。從來不為違理之事。焉能強入。不惟該院來文。即肅瑞二位大人。於六月二十三日在館。亦去現在毋庸會見咪唎㗖人。俟伊互換和約後。可以往來。此禁止之意。貴屬難明。本國與中國。亦如密固。久已相交和好。即使本國人與咪唎㗖人相見。亦與中國無礙。禁止吾儕與伊相

見。顯係中國猜疑我等之錯。前次相見時。本大臣稱欲派官往見咪唎堅使臣。肅瑞二位大人未應。而許寫書信交與監督轉送。起初本國人住京。並無措辦之事。本大臣亞今。並未遣人至老君堂館。特為避嫌。免其相爭。惟於二十八日。即咪唎堅進京之日。本大臣寫信送往。信內止言問好。及該使臣等。如有送該國書信。本國現有在北塘之人。可以帶去。此信迄今三日。咪唎堅等尚無回信。本大臣差往北塘之人。不能等候。今定於六月三十日午正起身。及至該國之船。並未帶信。必言其故。則定疑中國不以誠心遵守相和之道。如此可乎。懇祈軍機大臣。飭令英使禁止

本國及咪國人相見。並將往來書信。轉交勿誤可也。為此

照會。

給俄囉斯照覆。

辦理軍機大臣。為咨行事。今據禮部送來咨文一件。知係

貴大臣以嗣後不可由理藩院行文。並欲與咪國人相見

通信往來之事。查六月二十五日。據順天府咨呈。辦理老

君堂咪唎堅使館委員稟稱。有貴國之人平姓一名。到彼

看視。並言即欲搬進。此等係屬尋常館務。是以仍由理藩

院行文貴大臣咨查。其有關緊要之件。自應按照和約。由

本處徑行禮部。轉行知照。或由

欽派大臣行文辦理。至咪國使臣。現在來京換約。尚未辦理完結。

咪國如有應給北塘回信。自有

欽派處官為經理。據貴大臣文稱。並未遣人與伊相見。特為避嫌。免其相爭。甚屬知禮。即通信往來之事。亦應俟換約後。方為妥協也。為此咨覆。

癸亥。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六月十三日。據暫署二姓副都統巴彥佈泒稱。於初一日巳刻。不見夷目在船。詢其從人。述稱該夷目徹卜勒幅。於二十九日夜間。下船未回等語。當派記名驍騎校富順。帶兵分巡。旋據委官綽爾霍羅報稱。距城二里許。松花江南岸。見漂屍一軀。像是夷目

徹卜勒幅○隨派員帶同仵作○驗係該夷屍身○右額角近上

並兩肋脇有傷○將屍寄廟看守○茲於二十六日○據署副都

統谷稱○訪詢該夷徹卜勒幅○於五月二十九日午後○竄擾

民人王議會家○戲謔王高氏○經番役高達告與民劉有勸

阻回船○於是日三更時○徹卜勒幅○復至王高氏家鬧吵○被

劉有用劈柴將該夷毆傷殞命○棄屍江內○劉有旋即逃逸○

差派驍騎校奘凌阿○至烏庫達巴漢地方○將劉有拏獲○提

同王高氏審訊各情○續報前來○仍恐有不實不盡之處○由

本衙門另行密派委員○改裝易服○馳往切實查訪○

甲戌○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俄人馳至三姓地方。圖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摺。五月十五日。俄國人徽卜勒幅等。由黑河口馳抵三姓。經該副都統衙門派員攔阻。未肯馳回。隨派六品委官綽爾霍羅。妥為看守。五月二十九日。徽卜勒幅登岸至民人王義會家。將民婦王高氏戲謔。經番役高連生等勸阻回船。詎徽卜勒幅。於是夜復至王高氏家圖姦。被民人劉有。用劈柴將徽卜勒幅毆傷殞命。棄屍江內。該看守弁兵等。越日於松花江南岸。將屍身尋獲。審據劉有。及王高氏。供認前情不諱。三姓地方。非俄國人所應到。且係捨船上岸圖姦。以致斃命。實所自取。並非內地無故謀殺。至徽卜勒幅馳至該處。該副都統等。既未能攔阻

回帆。及其黄夜上岸。圖姦民婦。看守卉兵等。僅覺無覺察。致釀
命案。均有應得之咎。暫署三姓副都統祭領巴彥佈。並查街之
雲騎尉常壽。驍騎校經文圖。均著交部議處。看守船隻之六品
委官綽爾霍羅。於徽卜勒幅兩次上岸。有無知情故縱。著該副
都統查明辦理。其民人劉有。及王高氏。有無別情。並著訊明。按
律定擬具奏。

又

諭。特普欽奏。俄夷乘船駛至三姓地方。圖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摺。
五月十五日。俄夷徽卜勒幅等。由黑河口駛至三姓地方。時該
副都統派員阻止。並未旋回。二十九日。徽卜勒幅登岸。至民人

王義會家內。向民婦王高氏調戲。適經捕役高連升勸阻回船。是夜徹卜勒幅復潛至王高氏家。欲圖强姦。被民人劉有用劈柴將徹卜勒幅毆斃。嗣將民人及王高氏等獲。訊據供稱委係欲行强姦被毆身死等語。查三姓地方。並非俄夷應到之所。況經該副都統攔阻。復敢昏夜潛行登岸。欲圖强姦民婦。顯係驕橫。除將未能阻止之地方官分別懲辦外。將此情節著德勒克多爾濟按照現定新章。迅速咨行俄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闊爾幅。方為妥善。

乙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通商事宜。向以暎夷為領袖。咪唎

各處。隨同辦理。現在咪夷已先進京換約。回南後必求查照新定章程辦理。咪咈二夷所屬各國夷商。亦必藉道光年間章程內有大皇帝如有恩施於別國。各國一體均沾之語。前來饒舌。若不尤准。則夷商心存怨望。不為我用。不獨無從施釜底抽薪之計。且商與商互相比合。與我為難。兵連禍結。勢將無所底止。設俯順商情。從權開市。則咪咈二夷新定之條約未換。從前之條約。又有作為廢紙之議。幾無章程可循。領事通事司稅人等。儘可高下其手。從中舞弊。夷商既有利可圖。亦即置條約於不顧。從此夷務更不可問。而於議撫大局。

仍無把握。今冬海運必多掣肘。儻欲藉咪夷為從中調處之人。則咦咈二夷。現已鄙其取巧。且上年在天津。咦夷之就我範圍。全係

欽差大臣桂良等。自行籌辦。咪夷雖有調處之言。未見實效。輾轉思維。此次給發咈夷照會。實為夷務一大關鍵。因與撫臣徐有壬。往來密商。酌定一稿。發交署蘇太道吳煦等。藉夷商正在抱怨噗嚕嘶之時。嘱令華商轉告夷商。以此次天津之役。係由噗嚕嘶自行肇釁。與條約無干。徒於生理有礙。實屬無謂。且初到上海時。

欽差大臣桂良等。已守候月餘。應見不見。應商不商。迨抵天津。又

不收文收物。硬闖海口。森捸拔椗。試問已經和好之國。有此情理否。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未將其船隻全行擊毀。非不能也。憫其愚頑也。今已小受懲創。則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之用兵神速。礮臺堅固。爾等諒已得知。若相持不下。爾等財貨盡歸烏有。所為何來。該夷商等咸以為然。紛紛議論。因之嗜嗜嘶。亦有所聞。始知眾怒難犯。漸有悔心。華商復令各夷商。將嗜嗜嘶。舉案情由寄信回國。互相傳布。以杜嗜嗜嘶之揑詞聳聽。吳煦等因有機可乘。即遣伊捷。梅德爾。並由梅德爾轉邀咘嘓咘嚧親信最深之

夷人。齊向告知。臣尚未悉咈夷亦有死傷之人。有照會令其赴津換約。並令轉告咦酋。商情如此。國王聞之。必將加罪。在嚕嚕嘶。国屬咎由自取。為咘囒咘噒計。殊屬不值。咘囒咘噒。始尚游移。繼亦恍然。答稱爾等所言。却是為我。總督如有照會前來。斷不置之不答。但不知其如何説法。且咦夷係屬大國。嚕嚕嘶。心存報復。伊不便獨自作主。祇好縱縱進言。若得何總督亦給嚕嚕嘶一文。則更易於措詞等語。梅德爾即稟吳煦等。將照會發給。旋據咘囒咘噒。送到照覆之文。由吳煦等稟呈前來。臣細覈照覆之文。情詞尚屬恭順。惟以未能獨自作主為憾。又稱該酋與嚕嚕嘶。

均已纖毫無疑。揆其意見，似欲臣亦給嗜嚕嘶一文也。臣
思咘嚫咘嘡既欲得臣照會嗜嚕嘶之文，為進言之具，則
其力不能轉圜，必藉
天朝威力以制之。已情見乎詞。嗜嚕嘶始則逞其桀驁之氣，姑
思一試，繼於受創之後，為眾商所抱怨，其氣已餒，亦可概
見。此事總須議撫完結，與其專借咪咈之力，留將來藉口
地步，莫若俯如咘嚫咘嘡所請，亦給嗜嚕嘶照會，先責以
不在上海接晤，此次咘嚫咘嘡照會內纖毫無疑之語，詰
其是否進京換約，而不言天津之事，並再照覆咘嚫咘嘡，
告其已給嗜嚕嘶照會，仍密囑吳煦等令梅德爾等及各

夷商再行設法挽回。總以尊崇

國體。不容我去求和之意。且視嗜嚕噺有無回文。再行相機辦理。就現在情形而論。咪夷既已進京換約。佛夷又已疏通。則咲夷之勢已孤。至咘囒咘嚨所稱業已奏知該國王。聽候回信辦理。亦尚在情理之中。而夷商人等已寫信回國。則嗜嚕噺之恃強妄為。該國王亦必當有所聞知。即使尚有後言。我可就各該酋之回文。與之理說。或可息事弭兵。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遵旨籌度夷情發給咲佛兩夷酋照會一摺。並將往來照會鈔錄呈覽。均已閱悉。佛酋於接到照會後。

以尚須聽候該國王回信為辭。嗣酋則尚無回覆。該酋等無故挑釁。致受懲創。此時須候伊國王信息。亦是意中之事。何桂清既已發給照會。並經英商開導。該酋等似有悔悟。且俟其自來轉圜。再行斟酌辦理。毋庸再向關說。轉似中國求和。惟該夷酋先背約。則上年條約內萬不可行之事。正應就此斟酌。已於本月初三日。詳諭何桂清。以該二國和約。祇能在上海互換。均照咪夷七口通商。並須索賠兵費等事。該督奉到後。仍須照辦。此時若不先露端倪。恐該酋以為仍照前議。一無更改。將來開我辦法。必至大失所望。著何桂清仍令吳煦等傳諭華商轉達英商。謂咦夷犯順以後。聞得京中王大臣公議。不令進京換約。前

議皆作罷論。並須索賠兵費。方與通商。幸有該大臣念夷商失業。人數眾多。將來該二國自悔求和。該大臣必能懇求大皇帝施恩。請照咪夷七口通商。並即於上海換約。免得重至天津。中國既不肯撤大沽兵防。該酋又未肯覥顏就北塘行走。轉覺為難也。如此漸漸為宜露。使二酋有所聞知。看其如何動靜。再作計較。至咪夷條約七口以外。噗咈所增者。不過牛莊登州淡水及長江內各口。淡水即臺灣地方。既有臺灣。即可毋庸淡水。登州地方瘠苦。貨物甚稀。牛莊利在豆餅。長江利在運鹽。今豆餅與鹽。業經議明不運。長江及牛莊。本無大利。且上年夷船入江。以江中處處擱淺。回滬時頗覺靡然。蓋在夷商以多銷貨物為得

詐。若多添口岸。而貨物仍不加餉。實屬有損無益。以上各節。但有機會可乘。即著妥為開導。總之英咈肆行無理。果許其在上海換約。並照咪夷七口通商。已屬曲加寬恕。其如何以索賠兵費等事。層層襯託。將來歸到如此結局。則全在該大臣悉心籌酌。實力辦理也。至上年天津所定條約內。載有立約之後。以四箇月為期。彼此曉布商民知悉之語。今咪夷雖即日換約。尚須四箇月後。方照新章辦理。為期尚寬。英咈二夷。屆時當可得該國回信。不致兩難。現在既賴夷商從中開導。所有上海通商。各國想必照常辦理。並著該大臣於報便奏聞。

給咈㘓哂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年四月間。貴大臣來自西土。與本大臣互相照會。心交已久。嗣貴大臣行抵上海。即赴天津。欽差大臣花桂段亦即遵陸遄行。方冀換約之後。新章早日開市。不意事難湊巧。貴大臣與咦國普大臣。先後南旋。惟聞美國華大臣。已與直隸督部堂恆在天津北塘西路。彼此往還。情意甚一。俟欽差大臣花桂段到京。即可照議換約。是咦國普大臣未悉直隸總督部堂恆已在北塘守候。而徑入大沽。致生枝節。其實均無成見也。現在欽差大臣花桂段計期已經到京。貴大臣似可速赴津門。一同換約。免

致從期。至咲國嚕大臣。與本大臣。向無單銜文書往還。此時未便備文照會。應請由貴大臣委蛇勸解。如能同時北上。盡釋前疑。

欽差大臣花桂說必能在北塘以禮相待。克踐前約。從此永敦和好。中外同沾利益。本大臣秉性爽直。素重信義。想貴大臣與咲國嚕大臣。亦有所聞。不以本大臣之言為河漢也。為此照會。仍望照覆。須至照會者。

咈囒哂照會。

為照覆事。昨接貴大臣本月十九日。所發來文。均已閱悉。本大臣與貴大臣交好之誼。雖屬未久。然素仰貴大臣德

義隆重。且有雅誼以敦和好。本大臣念之。深為欣慰。至天
津前有之端、經暎國嗜大臣。與本大臣。各將其事備細奏
聞本國大皇帝。現只可恭聽諭旨。以便辦理。惜未能獨自
作主。此因無須再言。至文內所載。請由本大臣善為嗜大
臣委婉勸解各等語。本大臣已將此言達暎國嗜大臣。嗜
大臣。與本大臣。深知貴大臣常以和好美意為心。纖毫無
疑。相應照覆。須至照會者。
給佛囒哂照會。
為照覆事。頃接貴大臣六月二十四日來文。知本大臣六
月十九日照會。已經收閱。並承轉致暎國嗜大臣。共諒本

大臣常以和好美意為心。纖毫無疑益見貴大臣明白公
正。與本大臣有同心焉。實深欣慰。惟來文云。貴大臣未能
獨自作主等語。本大臣現已專文照會唤國嗜大臣。詢其
是否定期。會同貴大臣北上換約。以便奏明
大皇帝。咨會
欽差大臣花桂段並直隸總督部堂恒。照料進京。以免歧誤矣。相應照
覆查照。須至照會者。
給唤咭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年四月間。聞貴大臣來自西土。本大臣
與

欽差大臣花桂訥查照額大臣原約馳赴上海守候月餘未獲接晤旋
又聞貴大臣與咈國咘大臣赴津後仍即南旋當即備文
照會咈國咘大臣轉致一切頃接咈國咘大臣覆文知貴
大臣與咈國咘大臣深知本大臣常以和好美意為心臧
毫無疑足見貴大臣明白大體從此息事弭兵永敦和好
本大臣實深欣悅惟美國華大臣現已進京換約貴大臣
是否定期會同咈國咘大臣北上希即照覆以便本大臣
奏明
大皇帝咨會
欽差大臣花桂訥並直隸總督部堂恒照料進京以免歧誤相應照會

查照裁覆須至照會者。

何桂清又奏再查咪咈二夷初回上海之時其勢洶洶幾若不共戴天益因該二夷已百餘年未曾有此敗衄也迨吳煦藍蔚雯諭令華商開導英商離間其心志該夷首等失其所恃中心始餒現在咈酋首先悔禍咪酋亦有纖毫無疑之詞臣遵

旨悉心籌度設法挽回調處仍不露中國求和之意或可冀其畏

威懷

德就我範圍

硃批覽

山東巡撫崇恩奏。現在煙臺海口。雖仍有夷船停泊。而商民人等。尚不敢與之私自交易。臣昨又嚴飭地方文武。認真查禁。一面趕將前項夷船。設法催令南下。不許再延。至夷人在該處建地造屋一節。五月初臣即聞有是說。當經密飭訪查。茲因本年四月間有廣東商人。欲在煙臺買地蓋造公所。為該省商船往來收風上岸之處。即有本地無賴。將沿海官荒沙地。指稱己產。與該商議價立契。經該處附近之奇山所居民公議。不肯依從。並經該縣訪聞查拏。事即寢息。時夷人有北來之說。遂致傳係夷人買地。何桂清所奏。似亦前事之訛。惟從前在東買地之人。是否范姓。

當時未據查知。且該夷既欲來東貿易。其置地蓋設夷館。亦屬事在意中。茲蒙
聖諭諄諄。自當遵照辦理。除飭該府縣再行詳細訪查。分別訪拏究辦。仍時刻留心查禁。毋許夷人暗中買地。或奸民勾通交易。並將現停船隻。勒令即早回帆外。至若豆石豆餅出自奉天。商人赴奉採買。向有驗照。現在嚴防私販。應如何添改章程。稽查較為嚴密之處。容臣與玉明等籌商周妥。另行分別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何桂清奏夷船有在奉天山東沿海私販洋藥豆餅。並於山東煙臺地方。買地造屋各情。當經諭令崇恩等

查明妥辦。茲據崇恩奏稱。本年五六月間。有外國商船十二隻。先後來至登屬。在煙臺海口停泊。奸民惟利是視。難保無私通買賣之事。並四月間。有廣東商人。欲在煙臺買地蓋造公所。經該縣訪聞查拏。始行寢息等語。夷船私至登州。及煙臺地方貿易。買地造屋。必有奸民暗與勾通。地方官始因夷船往來。私通貿買。藉圖漁利。繼聞奉旨查拏。惟干處分。難保不飾詞稟報。仍著崇恩嚴飭沿海地方各官。認真稽查。妥為防範。並嚴拏粵人范姓。務獲究辦。登州雖係暎咈兩國議增口岸。現經天津接仗。後兩夷條約未定。不應有夷船前往貿易。更不得任他國夷人。私自與民間交易貨物。如有夷船停泊。當令迅速開行。毋許逗

留。地方文武。有隱匿不報者。指明參處。毋稍徇隱。

崇恩又奏。據登州府稟報。六月十六七等日。有夷人兵船三隻。收泊福山縣之之罘島。旋即起碇北駛。又據報二十日。蓬萊縣之大竹山島。收泊夷人兵船一隻。至二十二日開行。向東北大洋駛去。以上各船。據稱皆係天津駛回。暫時在彼寄碇。並無他意。言詞恭順。亦未上岸滋事。

硃批。知道了。

俄囉斯照會。

為咨覆事。七月初四日。貴大臣來文。內稱。英國船上有本國之人。來至山海關等處。本大臣已將原文鈔錄。交送進公

文武官瑪爾提諾幅○呈遞本國上官去矣○但本大臣理應告知貴大臣○本國人斷不能捏稱係咈國之人○且本國船隻來駕有餘○何患乘咈國之船乎○貴大臣云○幸中國兵丁認識船上有俄囉斯人等語○亦似不實○該兵丁因何知之○按衣服難辨係本國及咈國之人○按船上桅旗亦難辨認○何則○雖知各國俱有各國之旗○但咈國曾有提用別國之旗○蒙戴於人○至本國之船○不可到未曾通商之處等語○今本大臣必欲告知照此辦理○數日後將軍公木哩斐岳幅之船○來至北塘聽候商辦分立邊界情形○並帶來交本大臣必需之物○特本大臣必告知此事○飭令本國之船○不可到

未曾通商之處。是以求貴大臣告知北塘官員俟伊到時。妥為迎接。如有武官送信進京。不必攔阻。其所帶之物件書信。亦迅即轉運於本大臣可也。為此咨覆。

丙子。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據瞭探官報稱。二十九日午刻。瞭見桅蓬高大夷船一隻。由西南洋面。駛至攔江沙外停泊。距岸約有二十餘里。二十八日。駛至夷船一隻復行退出。駛至東南洋西停泊。距岸約有三十餘里。其二十七日。駛至夷船一隻。仍在海沿停泊。時有夷人乘坐杉板小船。在海沿東西游駛。丈量水勢。插記標桿。已被潮水沖倒。復又登岸。意欲進城買用食物。又欲觀看長城景致。均經

善為阻回。忽於二十九日未刻。故意向西南每船往於大礮三五出不等。遂於七月初一日辰刻。夷船三隻。趁潮揚帆。陸續向西南外洋駛去。并復派官兵沿海瞭探。據報夷船於是日駛赴秦王島海口停泊。亦有夷人登岸。旋即回船去訖。仍在海口停泊。適

欽差副都統格綳額。揀派馬隊官兵。馳赴秦王島嚴防堵禦。查秦王島距關三十餘里。并選派官兵瞭探夷船定動。星飛稟報。旋據報稱。該夷船於初二日。自辰至申。先後向西南外洋駛去。瞭探已無蹤影。再并前派官兵。駐守南水關。分布在邊城上。晝夜梭巡防範。兵力較單。已於二十九日。加派

撥槍三十桿。兵六十名。統交品頂伊克鯉額管帶。以作格

綳頷後路堅撻。其鎮城以內。并督飭協領塔清阿同城副

將覺廣。知縣葉壇。飭屬晝夜梭巡。以清內患。

硃批。覽奏俱悉。

丁丑。署廣東巡撫畢承昭奏。本年四月十三日。據唉國官

吧嗄喱等。送來照會。內稱本年三月初八日。貴國前任兩

廣總督葉名琛。在印度城內病故。當經裝殮。委協派委向

來陪侍之唉官阿查利。一路護送。於四月十二日晚到粵。

本日已將棺柩及所遺銀物。均交南海縣收領。所有上岸

停放各事宜。隨後妥商辦理等因到。臣。當即札縣查明驗

收妥解去後。旋據署南海縣知縣朱英。親往洋船。將葉名琛棺柩驗收。移至大東門外斗姥宮內。妥為停放并將帶回所遺銀物。逐一點明封存縣庫。訊據隨行家人許慶胡福同供。咸豐八年。正月初三日。小的們與武巡捕藍鎮跟隨葉主人由省坐火輪船到香港。並廚子劉書。薙頭匠劉四。一同携帶食物隨行。初七日由香港開船。十六日到嗎喇甲。即新歧城。十八日由新歧城到孟嗄喇。即五印度。二月初一日。搬上礮臺居住。於三月二十五日。又遷往相距十五里之大里恩寺花園樓上居住。至九年二月二十日後。帶去食物已盡。小的們請在彼處添買。主人不允。且云

我所帶糧食既完。何願食外國之物。雖經繙譯官將食物送來。一概杜絶不用。於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時病故。臨終並無別語。只說辜負

皇上天恩。死不瞑目。當時有繙譯官阿查利。在場料理。於初八日酉時。用棺裝殮。至二十四日英人方將棺木運上火輪船。繙譯官帶同小的們。坐火輪船運回廣東。四月十三日到省。藍鎭已於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在嗌喀喇病故。寄葬容地。

硃批。覽。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肅順等奏。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呈稱。數日後有該國使臣木哩斐岳幅。坐船來至北塘。並有帶來物件。請告北塘官員。毋得攔阻等語。木哩斐岳幅船隻如到北塘。著即派員詢其來意。如欲差人進京。不必攔阻。但准其二三人來京。該督等即揀派妥員。沿途護送。所攜物件。代雇夫役。小心防護。俾安靜行走。木哩斐岳幅曾在吉林侵占地界。此次來至北塘。恐其另有詭謀。並著僧格林沁。密為防範。毋稍大意。

己卯。

諭內閣。上年英咭唎國船隻。駛至天津海口。首先開礮傷我將弁。是以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嚴行設防。此次各

該國前來換約業經桂良花沙納在上海告以大沽設防須由北塘海口行走乃本年五月𠸄國普嚕嘶到津不遵桂良等原約竟欲闖入大沽口內毀我防具五月二十四日駛進雞心灘用炸礮轟斷鐵練我兵仍未與較二十五日火輪船十餘隻拉倒鐵戧十餘架皆樹紅旗志在決戰經直隸總督恒福等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前往𠸄國並不接收竟敢先行開礮轟擊礮臺我軍始開礮回擊沈毀該國戰船多隻擊斃上岸步隊數百名𠸄兵挫敗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其時咪唎㗂國使臣華若翰仍依桂良等原約駛至北塘海口求准進京呈遞國書經恒福等具奏該國照會情詞恭順是以朕准令進京呈遞國書本

日據桂良花沙納將咪國使臣華若翰照會該大臣等公文呈
閱見其詞意甚屬恭敬出於至誠所有該國使臣齎來國書准
其進呈即派桂良等接收至換約一節本應回至上海互換朕
念其航海遠來特准將和約用寶發交恒福即在北塘海口與
該國使臣互換自換約之後永遠和好通商以示朕懷柔遠人
欽崇信義至意此旨即著桂良花沙納宣示咪唎堅使臣華若
翰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現在咪夷在京頗為
恭順即日呈遞國書所有該國和約已加恩准其在北塘海口
互換俟該夷起程即將和約由驛發交恒福該督接到後即在

北塘海口與該夷互換可也至前獲夷人薜什城一名既係咪國之人即可發還該國以示懷柔所獲咪夷人化一名既受重傷留之無益或即交咪夷令其由海船帶回上海交何桂清由上海道交還咪酋嗜嚼嘶收明亦可藉此稍示羈縻著該大臣等斟酌辦理可也

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七月初七日貴大臣文稱本國人斷不捏稱咪國之人並飭令本國之船不可到不通商之處足見貴國與中國誠心和好之意嗣後海口如有捏稱貴國船隻及不通商處所見有船隻停泊我防守官兵便可開礮轟

拏。至木哩斐岳幅。遣人送信進京。不得過三人。以便我處派人照料護送可也。為此照會

癸未。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七月初二日。貴大臣照會本大臣。已於十餘日前收到。文內所稱。俱係以無據之言。經郤本大臣所求三事。並胡出無禮驚嚇之語。全不合於友道。顯係欲絕二百餘年和好。據此文始知貴大臣等。不應承認尼布楚。恰克圖。楚犀城等處和約。大學士桂。奉

旨咨行公普提雅廷公文。即天津所立和約。第九條所稱兩國從前未定交界。迅速決定等語。亦不遵行。不思大體。惟持己

見面出飾詞。不直按禮答覆。本國非願占地所求者只為
嚴守和約。並為兩國永無相爭不和之事。告以如此辦理
方妥。若照依貴大臣來文所云之言。亦不合於兩國和好
商辦之道。本不應再行答覆。或請面見。然為明本大臣誠
心遵守和約。及不顧我兩大國因輕率之言。以致爭戰。本
大臣答此。所望貴大臣改悔。答以合禮不似前此之言。況
貴大臣現已知本國差派廓米薩爾伯多廓福斯啟。前赴
烏蘇哩綏芬地方。詳細查明。繪圖做記。携帶來京。特為幫
助商辦。決定邊界之事。本大臣誠願將本國大皇帝交辦
之事妥辦。不出驚嚇之語。為會晤商辦不相明之故。不至

斷絕。本大臣再咨乞貴大臣詳細深思本大臣前次所求三事及貴大臣所覆之言。不然。會商之事若絕。非本大臣之故。此文咨行貴大臣希冀答以合理不以前此之言咨覆可也

為照覆事。七月十一日。准貴大臣等來文內稱嗣後海口有捏稱本國船隻。及不通商處所見有船隻停泊。我防守官兵。便可開礮轟擊等語。本大臣前已將本國之船不可到不通商之處。行知本國。但本國京城至東海甚遠。恐此時未能示之到彼。本大臣現復備文。求貴大臣等轉飭送至北塘。俟有本國船隻到時交付。以便遵行。再向係各國

大小海船各有旗式不同今將各國旗式繪圖一併封送
乞貴大臣籌轉示近岸有兵持以便照式辨認某國之船
至今公本哩斐岳幅遣人送信進京不得過三人等語該
大臣並未知此現在本大臣亦將此言載入文內求貴大
臣籌送將此文遣人送往北塘可也

給俄羅斯照會

甲兆為照會事咪國使臣到京呈遞國書昨已回至北塘
海口與直隸總督恆福互換和約經大學士桂尚書花與
該使臣言明現在英佛二國尚無成說並議換約後四箇
月各海口開市尚須從緩候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知照到日。再行開市。已據咪國使臣華應尤。各國自當一體辦理。查貴國和約。先經互換。此時海口開市。既須從緩。所有和約內應行通商之七處海口。貴國商船應暫緩前往。俟有開市日期。即當知照貴國。一律辦理。相應即行知貴國使臣伊查照可也。

丁亥。廣東巡撫崇崇光奏。廣東夷務自咸豐七年十二月。夷兵入省城觀音山。及將軍衙門。藩司衙門。均被占住。上年天津議和。省城居民。漸次復業。城內夷兵約三千人。夷官頗能約束。華夏貿易。俱覺相安。並無滋事。臣由廣西調任前來。係屬議論。多以為宜暫居肇慶。俟和約大定。省中

夷兵全撤。再行入城。臣以肇慶僻在一隅。通省地方。鞭長莫及。又與司道各官隔絕。一切公事不能當面籌商。諸多窒礙。且夷性多疑。更恐因臣不肯入城。心存猜忌。轉生枝節。籌思已審。因即輕騎減從。長驅入城。接印視事。唉咭唎佛喃哂兩國夷官。即日前來求見。臣當經接見宣示

皇仁。曉以誠信。該夷官頗知感戴。惟前署撫臣畢承昭任內。該夷官堅請援照和約。租賃城外西壕及河南等處地基。建造房屋。以資棲止。畢承昭及粵海關監督恆祺。紳士候選道伍崇曜等。再三勸阻。不能中止。畢承昭等。以西濠居民甚多。若令遷徙。過於擾累。萬難勉從。因河南係水旁官地。尤

其祖貲。已有成議。臣到任後。自不容更翻前說。又天津原議。
由粵補給該夷兵費銀兩。爲數甚鉅。該夷官亦屢有照會。請
爲赶日籌給。臣會同恆祺。妥爲回覆。善與羈縻。一面咨商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等。熟籌妥辦。總期上全
國體。下順民情。以顧大局。正多方籌畫間。詎忽有火輪船駛
到香港。得天津開仗之信。該夷官甚覺驚疑。即來求見。臣
恐其猝聞警報。顧慮猜疑。變生肘腋。當與將軍穆克德訥。
監督恆祺。善言撫馭。告以遠道傳言。未審虛實。如果屬實。
其中必有別情。
大皇帝仁至義盡。遐邇一體。和議必仍可仰邀

恩允。惟當靜候

諭旨遵照。不必驚疑。該夷官人慮粵民聞風生事。臣告以當督飭

地方官妥為彈壓。可保無虞。該夷官始悅服而去。數日來

俱尚安靜照常。

硃批。覽汝所奏。抵省視事。並能片言折服該夷。足見堅持定見。毫

無畏難之意。朕懷甚為欣慰。

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七月十六日。貴大臣來文內稱。本國商船應暫

緩前往通商之處。據此本大臣甚為詫異。查七月初四日。

貴大臣照會。本國商船。不應到不通商之處。本大臣已將

此事一面行知本國。一面行知東海公木哩斐岳幅。貴大
臣已經知悉。七月十一日。仍如此云。四月後貴大臣來文。
即與前文迥異。今云本國商船不應前往約內應行通商
之七處海口。由此可見本大臣與貴大臣等誰為合理。並
無自違天津所立和約。明言與本國通商海口七處。並未
言有四箇月起期。及俟別國互換和約後之語。且貴大臣
會晤時。從來亦未言及於此。兩國相交禮節。約文商辦可
行。若專辦不可。設有欲改舊條。必須商辦。不然。專辦之條
無所遵行。肅瑞二位大人文內所云。前議換和約四箇月
後等語。本大臣實不知係與何人所議。況本大臣所收文

件。亦無此言憑據。若此事係別國議定。於本國無涉。即桂

中堂。花大人。與咪國使臣所議。於本國亦不相干。今肅瑞

二位大人。與本大臣尚未商定之前。焉可以本國商船。自

應暫緩前往通商之處。俟㖆咈二國換和約後等語。照會。

若貴國願意暫緩通商。理應交

欽差大臣與本國大臣商辦。俟定補續約之條方妥。各國相交之

道。天下遵行者如此。貴大臣誠知本國甘願護助中國有

益之事。譬如本國大皇帝。交換和約。辦理別事等故。欽派

大臣來京。所行之路。非由天津所立和約。後可以由大沽

一同西洋國前來。乃由恰克圖故道行走。特為使中國

大皇帝喜悅。知我國並非同伊一路。而免中國官員礙難辦理他

國來京之事。貴大臣應知本國商船。尚未往新開通商之

處。係中國開此二處與他國時再往。以禮而論。互換和約

後。本國商船即可前往。暫不往者。亦係免中國礙難。其他

五處。何必勿往。可見貴大臣照會。實屬不合。專辦條例。强

使暫緩海口通商之處。係不可從。為此行知貴大臣肅瑞

查照可也。

戊子。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俄國使臣伊格那提業幅。照覆肅順等。稱本

國之船。斷不借用咪國旗號。其不通商之處。前已行知本國。不

令船隻前往。但京城至東海甚遠。此時尚未周知。現復備文。求轉送北塘。俟本國船隻到時交付。並將各國旗式繪圖封送等語。俄夷既稱斷不揑稱咪國之人。並飭令該國船隻勿到不通商之處。情形似屬恭順。所繪旗式。著即交僧格林沁查驗。並知照盛京山海關兩處。一體知悉。惟夷船往來海口。如果並不滋事。即係咪咈之船。亦毋庸開礮轟擊。儻敢先行開礮。或登陸滋擾。則無論何國旗號。皆當嚴拒。著一併知照玉明。定福。格綳額遵照。勿受彼欺為要。華若翰。計已行抵北塘。茲將答覆該國璽書。由驛遞至北塘。交恆福。面交該使臣祇領。如華若翰換約後。業已回帆南駛。即著恆福由驛遞交何桂清。轉交為要

皇帝復問亞美理駕合衆國伯理璽天德好。本年六月二十八日。使臣華若翰到京。呈遞來書。披閱之餘。備見詞意肫懇。惟以永遠友睦為念。朕心實深欣悅。上年所立條約。已蓋用御寶。特派大臣交來使收領。朕恭膺

天命。撫有寰瀛。中外一家。原無歧視。自此次定約之後。願與伯理

璽天德。永敦和好。共享承平。諒必同深歡喜也。

大亞美理駕合衆國伯理璽天德。姓布駕南名雅。各專函

謹致

大清

大皇帝陛下。朕今特簡貞亮出類才士姓華名若翰。奉使前來

貴國居近

朝廷以駐美國駐劄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任此臣熟

諳我兩國交際事件於朕常存悠久堅立和睦友誼之心

素能仰體且深知其忠藎純良是命充選定當恪供厥職

允稱

大皇帝陛下

恩遇隆重彼所作為端必盡善盡美篤守兩國久遠友睦之要務

期共相和悅誠望

大皇帝錫之恩禮更於代美國上達各事悉

予深信其尤重者特將美國和好真意與誠願

貴國萬禩久享太平之心。代為上
聞。朕惟祈禱真神。眷顧
大皇帝長享三多之祝於靡涯。斯確心頌者也。肅此恭達。敬請
福安。

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七月十五日。貴大臣照會前來。本大臣均已
閱悉。查前次貴大臣照會內。有難免侵占擾亂之語。是以
本大臣據理照覆。並非飾詞。中國與貴國定界。康熙年間
鳴礮誓天。以大興安嶺之陽。為中國之地。山之陰。為貴國
之地。界限分明。斷不能更改。若按貴國天津所定和約。第

一條內曾云嗣後兩國不相殘害不相侵奪永遠保護以
敦和好既有此條貴大臣前次來文何以又言難免相爭
侵占等語至第九條所稱兩國從前未定交界迅速決定
一事貴國現在居住之黑龍江左岸關吞屯奇咭地方皆
屬中國之地並非貴國之地即不應貴國人居住我
大皇帝撫馭中外一視同仁此咋貴國人居住並非在關吞屯奇
咭地方作為立界之處也況烏蘇哩綏芬河等處更不與
貴國相近無所用其決定上年黑龍江將軍奕山以並非
該將軍所管之地擅行辦理實屬糊塗故我
大皇帝將奕山等分別懲辦令有吉林將軍景淳等在彼等候貴

國使臣。要行商埠。已於上次照會內。將此情節。細為言明。而貴大臣尚未詳悉。貴大臣既云本國非願占地。所求者止為嚴守和約。何以闢吞屯奇咭地方。既借與貴國人暫住。又欲至烏蘇哩綏芬地方。豈得謂不願占地嚴守和約耶。天津和約已許貴國海口進商。即是中國相待美意。陸路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本有定章。此外亦無可商辦。總之貴大臣既誠心和好。惟當恪守和約。若事事只為貴國有益。不顧中國有礙。將來必至彼此無益。想貴大臣來此辦事。必不願兩國相爭。本大臣前次照會。已逐層詳細解說。希貴大臣細心體會可也。為此照會。

庚寅。直隸總督恒福。布政使文煜奏。咪酋已於十六日行

抵北倉。該酋華若翰。給奴才恒福照會。約定十八日換約。奴才

等即於十七日由大沽馳至北塘。其時刑部郎中慶錫。吏

部主事梅啟照。由京齎到軍機處咨開面奉

諭旨。所有咪唎㗖和約等因。欽此。並齎到和約暨通商章程。善後

條約各件。奴才等遵即祇存。因該刑部郎中慶錫等。曾隨桂

良花沙納等在上海辦理夷務。熟悉情形。暫留該二員等。

在北塘守候換約。十八日經清河道崇厚。宣化左營遊擊

張秉鐸。護送咪唎㗖公使華若翰等前來。奴才等當即在於

驛館備設筵宴。與該公使接見。言詞均極恭順。遂將和約

互換。告以

皇上聖德如天。曲加體恤。念該酋等遠涉重洋。准其呈進國書。互換和約。從此通商和好。永戢兵端。該公使等感戴

皇仁。欣歡無既。換約後。該酋即行上船。甚為安靜。至前獲咪夷蔣什坡。𠸄夷擇時莫格甚二名。奴才等現與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公同熟商。以咪夷既經換約。所獲夷人。自應給還。以示我

皇上寬大仁慈懷柔至意。其𠸄夷尚未就撫。如一併釋回。轉似無所區別。查由津至滬。海船往來。絡繹不絕。且俟該國悔過輸誠。再行交還。亦甚便易。已將咪夷蔣什坡。面交該公使

華若翰等領回。該夷等歡感之至。其咲夷擇時英格甚仍

暫羈留。派員妥為照料。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七月十一十二日。恭奉咸豐

九年七月初十十一等日寄

諭。肅順等奏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呈稱。該國有使臣木哩斐岳幅

坐船來至北塘。並有帶來物件。著即派員護送。又以咪夷

在京呈遞國書。所有該國和約。准其在北塘互換。前獲夷

人蔣什城一名。即可發還該國。所獲咲夷人犯。或即交咲

夷。令其帶回上海。交還嗜噃嘶。並飭奴才等斟酌辦理。

聖訓周詳。欽謹遵懋。當即派令知州曹大燮。同知博多宏武等。前

赴北塘守候。俄夷船隻行抵海口。即往詢其來意。如係差

人進京。即遵

旨派員照料防護行走。該酋木哩斐岳幅。既在吉林侵占地界。有

無別故。尚未可知。仍一面嚴密防範。總不聽其上岸。窺我

虛實。距今數日。尚無信息。咪酋華若翰。已於十八日回至

北塘。經恆福等接待。互換和約。於二十日早。用內地船隻。

轉運出洋。該船亦開向內河迎接。過載後。於申刻回駛至

大火輪船停泊之處。二十一日早瞭望外洋。該船已經開

駛。其所獲咪夷蔣什坡一名。已由恆福等。交還該酋收領。

其暎夷人犯一名若交該酋帶往似不足昭
皇上懷柔之德應俟上海暎咈兩夷就撫和議稍定由海船發交
何桂清寔
旨發還似於事理為順而於
皇上生成全德亦可明白宣示俾知感激至山海關停泊夷船三
隻前據副都統格綳額呈稱尚未辨其為俄夷為暎夷當
經飭令查探明確並辨認旗幟旋據復稱該夷旗幟或尖
或長五色交雜難以辨識七月初一日復開泊山海關西
之白塔嶺秦王島地方似有繪畫地圖之勢初二日以後
陸續向西南開行撫寧昌黎樂亭各海口均有船隻游駛

而撫甯縣之洋河口、昌黎縣之蒲河口、有夷人乘坐小船上岸、聲稱帶有各種洋貨、於沿海一帶出售、並在蒲河口購買騾馬、又於淚窩口近岸、詢問永平、昌黎、樂亭各府縣相距遠近、均經各海口兵役曉諭攔阻、未至上岸滋擾、十九日接據格爛領來咨、夷船三隻、十二三日、仍在樂亭縣屬老米溝左近一帶游駛、終莫測該夷之意何屬、

硃批、知道了、

辛卯、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七月十九日貴大臣照會前來、以換約後四兩月開市之語、不知與何人所議、若與別國議定、即與本

國無涉等語。查上年在天津唉咈咪三國所定和約。內有現通商各口。或日後新開口岸。以四箇月後方可到彼通商貿易。雖非貴國和約內所載之條。然貴國所定和約。第十二條內。載外國通商事。俄國一律辦理。既有此語。今四箇月為期之語。焉得謂與貴國無涉。況本大臣前於互換和約時。已向前貴國使臣丕將四箇月後再行通商說明。貴使臣丕已經當面應允。並言行知貴國。至伊犁。恰克圖塔爾巴哈台三處。現已互相貿易。其新定七口通商。自應候各國和約換定後。四箇月後照新稅則互相貿易。今貴國商船。欲往七口通商。因唉咈兩國和約未換。我國現在

尚未將新章行知各海口。是以照會貴大臣。暫緩令船隻前往貿易。此原係我二人之美意。貴國必欲前往。我等亦不阻止。但恐徒勞往返耳。貴大臣須詳思我二人之語。切勿疑心。有負我二人相待之美意。為此照會。

壬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咪夷火輪船二隻。於二十日夜間開行。所有發給該夷之

璽書。當由督臣恆福加封。由驛遞交兩江總督臣何桂清接收。俟咪酋華若翰行抵上海。發交祇領。以昭我

皇上綏靖懷柔之意。俄夷所繪各國旗式。道即照繪三分。由驛遞

交玉明。格綳額。定福。以憑傳諭各海口。辨認各國船隻。等

等復思俄夷既在吉林侵占地界。難保不窺探各海口。另

生詭謀。哄咈兩夷敗退之後。窺我虛實。伺隙而動。亦在意

計之中。是現在山海關一帶夷船。究莫知其來自何國。但

據旗幟為憑。深恐夷情詭譎。難以確信。或遇風雨陰晦。難

有旗幟。亦無從辨認。更可疑者俄夷甫經繪呈四國旗式。

即有信函遞交該國船隻。其中恐有詭謀祕語。交通傳遞。

誠如

聖諭。無論何國旗號。登岸滋擾。皆當嚴拒勿受彼欺。總不使該夷

船近岸窺伺。庶足以嚴限制而示防維。現在哄咈兩夷。謀

屆未定。各處海口。不能不嚴密防備。應請
飭下肅順等傳飭俄酋使臣。及書信來往。暫由庫倫陸路行走。北
塘出入。盤查禁阻。動多窒礙。彼此均有未便。此次所遞文
該夷船是書信。暫由奴才恆福收存。如該夷船駛抵北塘。仍
行派員遞交。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接奉寄諭。並俄夷所送各國旗式
進呈一摺。俄夷所繪各國旗式。業經僧格林沁遞交五明。格糊
領。定福。傳諭各海口辨認。所稱。但據旗幟為憑。深恐夷情詭譎。
難以確信。著仍遵前旨。此後夷船往來海口。如僅在洋遊駛。並
無滋事情形。無論何國旗號。毋庸開礮轟擊。設或登岸滋事。即

當嚴以拒之。勿受彼欺。並著知照玉明等。一體遵照辦理。至所請俄酋使臣書信往來。飭暫由庫倫陸路行走一節。現在木哩斐岳幅將次行抵北塘。必尚有在京使臣往來書信。業經言明准其投遞。且俟木哩斐岳幅船隻回帆後。再令該國使臣書信。由庫倫行走可也。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與咈酋照會往還。彼此疑團盡釋。夷酋頗知感激。寄信回國極言𠸏嚕嘶之背約肇釁。是以臣來機給予𠸏嚕嘶照會。以期就我範圍。不意適有民夷互鬨之事。先是常有夷人雇募內地民人。出洋種地。無一還鄉者。因之訛言不一。無人應募。該夷即勾串中外匪

徒。設計拐騙。並敢潛伺僻地。擄捉孤單行人。於是民有戒心。每於洋涇濱馬路一帶。集眾巡查要截。六月三十日。吳煦等。查有咈夷商船載送人口出洋。當即照會各國領事。飭令放回。民間亦互相傳播。勢甚洶洶。馬路一帶。聚人更多。適有咲船水手二人。路過該處。民人即指為擄人之犯。羣相橫毆。該水手一死一傷。咲夷哼嗪哃。及咲醫生合信上前解勸。爾時華民人多手亂。不辨是非。將哼嗪哃合信一併毆傷。經道營廳縣馳往彈壓解散。七月初一日。有道羅國男婦六人。至城隍廟閒遊。適值演戲。人皆疑其乘機拐騙。爭先驅逐。致將夷人一名。擠入荷池淹斃。上海縣知

縣劉邨壽馳至。將其餘五夷。押回夷館。從此民夷各懷疑懼。各夷在洋涇濱集兵安礮。民亦咸伸公憤。勢將互鬬。吳煦等三面出示曉諭被害之家。祇准稟官查辦。不准私自報復。一面會督前赴夷館。傳齊咪佛三國領事。諭以爾等擄拐民人。肇此釁端。已成眾怒難犯之勢。令不將載人出口之船。迅速追回。轉欲與我民互鬬。須知民難數計。憤極則無事不可為。勿謂江蘇風氣柔弱。可以威力制之也。咪英署領事密迪樂。咪夷領事士覓威良僉稱擄拐人口。情同強盜。佛夷船隻。代人載送人口出洋。以致哮唪喟警。誤被殺傷。但求查拏誤殺傷之犯。照例治罪。伊即撤礮收

兵。佛夷領事伊擬。追於公論。以載人者雖係該國之船。而在人者實係呂宋夷人之事。亦願追回原船至初三日。伊擬。將原船截回。吳煦等。會營督同廳縣。親詣該船。眼同伊擬。及呂宋國領事伏娃。並哂甫之繙譯官瑪娃。逐一查點。共計被其拐騙上船華民一百五十七名。訊明籍貫。分別遣回。民情始覺稍定。惟提釋之人。皆係六月二十日以前上船者。聞尚有六月二十一以後被騙之人。未經截回。正在偵查間。初八日哄咪二夷之天主堂內。有人講說夷書。即有華民前往。告以爾等講書。係勸人為善。必須先勸自已。不可傷天害理。擄捉人口。然後再勸他人。因又互相爭

閙。將堂內門窻打碎。夷書坑毀無識愚民。因而紛紛遷徙。
夷人既不敢駛進洋涇濱。華商亦不能進洋涇濱。十一日
在寶山縣境。吳淞口外。又截獲剝船人口出洋之釣船一
隻。取出被拐民人三十四名。挐獲夷人一名。是日下午。上
海縣東鄉。又有水手二人。被鄉民毆斃。該鄉民亦一死一
傷。臣於接報後。查上海情形。全恃華商聯絡夷商。惟往來
貿易。始能探悉彼中確信。令民夷互相猜貳。華夷各商。勢
將捍格難通。江蘇民情。安分者大都畏事。其一倡百和。恃
衆滋鬧者。類皆無藉之徒。一經曉之以威力。即各鳥獸散。
無能為役。非若廣東之可藉以集事者。且所毆所斃。並非

擄拐之犯。而動手之人。亦未必即係受害之家。公憤之氣。既不必遏。而藉端生事之風。亦不可長。當即飭委留蘇差遣之前任常鎮道喬松年。執持令箭。馳往上海。會同吳煦等妥為撫綏彈壓。訪拏代夷拐騙。幾致釀成鉅案之匪徒。即行就地正法。並將吳淞口所獲代夷載人之釣船。鍰示海濱。以昭炯戒。而快人心。至擄拐奸夷。果係呂宋咈囒哂而傷斃者。係咦咭唎。道羅。則因事誤殺傷人。例有治罪專條。亦應緝拏究辦。照例辦理。庶華夷之心。兩得其平。咉有嗜嚐嘶。於接臣照會後。因有民夷互鬬之案。即以臣係總理通商事宜之大臣。所問換約。不便相覆。而以哮嗦嘲無

辜被人殺傷。兇手未獲照覆並據窩迪樂等。向吳煦云。此
事該國主。必以嘩嚕嘶。為辦理不善將其撤回。另換人來
接辦。該國官兵死傷不少。必議用兵若得
欽差大臣桂中堂。給與嘩嚕嘶照會。尚可和解等語。吳煦等。告以
欽差大臣僧王。已得制馭爾等之法。若欲用兵。釁自爾起。
天朝向以曲直為勝負。並非向爾等求和。爾等當熟思之。將照
會稟呈將來。臣詳加查覈。雖無桀驁語句。而窩迪樂之言。
其為嘩嚕嘶。授意無疑。當即覆以換約事宜。係問所當問。
嗶嗱咽等之被人殺傷。釁肇於佛夷。係因疑之誤。俟其有
無照覆。再行遵

旨酌量辦理。所有往來照會二紙。並北河新聞紙一紙。夷人信稿

一紙。照錄恭呈

御覽。再岡山關等處礮隄頗多坍卸。所安礮位節經軍營調用。間

有歸還。所存無多。額設弁兵。亦不敷用。現在時異勢殊。所

有江防事宜。容與

欽差大臣和春。熟籌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奏。上海民夷互鬬。已派道員馳往

查辦一摺。並將夷人照會及信稿各件。鈔錄呈覽。覽奏均悉。呂

宋夷人。用咈噸哂船隻。擄捉內地民人出洋種地。非止一次。致

令民情洶洶。激成忿怒。見夷人則羣相毆打。並因毆損傷咪咭

咧退羅兩國之人。哱嗦囒等。均被誤傷。因此民夷各懷疑懼。業經何桂清等派委喬松年馳往上海。會同吳煦安輯。着即飭令一面訪拏代夷拐騙之匪徒。就地正法。並一面查明下手誤傷夷人之人。照例治以應得之罪。以期情法兩平。無枉無縱。至暹羅係臣服之國。其朝貢使臣。及遭風難夷。中國待之均有恩禮。此次該國民人。誤被淹斃。著該督飭令地方官。嚴緝兇犯。務獲究辦。俟辦理完竣具奏後。尚須給予勅書。以示撫恤遠人之意。至咲酋所請。欲桂良等給噃嚕嘶照會。以為和解。但桂良等在上海。邀噃嚕嘶會面。竟不肯前往。今桂良等回京。已瞰欽差關防。無從與聞其事。咲夷背約肇釁。咈夷同心附和。勢難先行遣

就。前已將現擬辦法。於本月初三初七等日。寄諭何桂清業已
接奉。自當遵照籌辦。如有轉圜之處。即可在上海辦理。毋得令
其北上。至上年條約內。萬不可行之事。正可藉此挽回。何桂清
當堅持定見。不可再向關說。以致蹤涉求和。如果該夷悔悟。自
來說合。即須迎機善導。勿令坐失機宜。是為至要。咪夷華若翰。
已於十八日在北塘與恆福換約。即於二十日起碇回南。應覆
璽書。已由恆福驛遞交何桂清轉付矣。

唉咭唎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七月初三日來文。以本大臣是否
定期會同咈國吶大臣北上。將上年定約交換。希即照覆

等語閱悉。查貴大臣官銜。係任總理五口通商事務

欽差大臣之職。遇有通商情事。本大臣自不難照文會商。外國貴

大臣督治兩江之權。該將近日在滬生端一事。內有無辜

咪人一名。被毆斃命。時總理稅務使李。儕數人俱受重傷。

均六月三十日所為。迄今未見該官捕獲兇犯一節。便中

順為言及。惟來文題問一層。與通商毫無關涉。皆由貴國

曩日在北指置所貽者。本大臣似未便與貴大臣移文相

覆也。為此照會。

給咪咭唎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七月十一日來文以本大臣係總

理通商之

欽差大臣。所有北工換約一層。貴大臣未便移文相覆等語。查換約原為通商而設。上年

欽差大臣明扎凡达前來上海。會同本大臣與貴國前大臣額。彼此會議。所有往來照會。俱有本大臣銜姓。即貴大臣初到上海時來文。亦有本大臣銜姓。可見換約一事。本大臣實係應問。至上海地方。六月三十日。華民聚眾之案。係外國人拐騙硬拉人口。載送出洋。以致激成眾怒。愚民既不知拐騙硬拉者。係何國之人。又不能將各國之人。逐一辨認明白。遂有暎人被毆斃命。並傷總理稅務使哼之事。後經咈國領

事宜。將載人之船隻追回。會同蘇松太道查明。係呂宋國拐騙硬拉人口。值佛國船隻載送出洋。是此事係呂宋人違約肇釁。佛國船隻。代為載送。曲直甚明。華民誤毆總理稅務使李。及致傷洋人。並非有心。本大臣查中國定例。因事誤毆斃命。及誤傷旁人。均應查拏治罪。惟尚有被拐之人。未經追回。民情仍屬洶洶。業經嚴飭蘇松太道。會營督縣。知會各國領事。互相彈壓。一面追回被拐人口。一面緝拏兇犯。分別嚴辦。以弭釁端而昭平允。貴大臣近在上海。當必知其詳也。為此照覆。

丙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本年七月十四

日。接據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咨稱。具奏俄夷乘船駛赴
三姓地方。國發民婦。被毆身死一摺。欽奉
諭旨。三姓非俄夷應到之處等因。欽此。咨行前來。查軍機大臣寄
來與俄夷互換和約第二條。內載
大清國與俄國行文。毋庸按照從前理藩院與薩納特行文。即
由俄國總理各國大學士。與軍機大臣。或大學士。俱按平
等咨行等語。惟咨行俄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並無另有
可通之路。必應送交署固畢爾那托爾轉行。若經該首按
照和約駁回。於事無濟。等不敢拘泥。仍咨行署固畢爾那
托爾。令其迅速轉送承辦各國事務衙門。將駛赴三姓之

奏。全行撤回。謹將咨行該酋文底呈

覽。

硃批。知道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據軍機大臣札交。本年五月十五日。俄夷徽卜勒幅等。由黑河口駛至三姓地方。時該副都統。派員阻止。並未旋回。二十九日。徽卜勒幅登岸。至民人王義會家內。向民婦王高氏調戲。適經捕役高速升等。勸阻回船。是夜徽卜勒幅。復潛至王高氏家。欲圖强姦。被民人劉有用劈柴將徽卜勒幅毆傷。嗣將民人劉有。及王高氏等獲訊

據供稱。委係欲行强姦。被毆身死等語。查三姓地方。並非
俄夷應到之所。况經該副都統攔阻。復敢昏夜潛行登岸。
欲圖强姦民婦。顯係驕横。除將未能阻止之地方官。分别
懲辦外。將此情節。着庫倫辦事大臣。備文咨行俄國等因。
札交前來。相應迅速咨行爾着國畢爾那托爾。速為轉報
爾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將由黑河口駛往三姓地方之
夷人。即行收回。一面嚴飭爾國夷人。嗣後不准似此任意
行走。滋事頻仍。以致滋擾我國民人。兩國悉請按照兩國
互定章程遵行。為此咨行。

硃批。覽。

又

抄與惠親王等同看。看來該貝子意存諉卸。並無想出好辦法。爾等熟商。有無善策。

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現在接閱貴大臣七月二十三日來文。若貴大臣所行之文。俱似如此。則甚合宜。若能堅固兩國相交和好之道。然不能不相告者。一照會內稱。查上年在天津暎咈咪三國所定和約內。有現通商各口。或日後新開口岸。以四箇月後。方可到彼通商貿易等語。此言尚未全合。暎國所立和約。二十八條內稱。此約自議定畫押之日起。

四箇月後。凡通商海口稅官。應告知㗘國領事官。某項貨物。由口發內地者。稅價多少。由此可見所言四箇月後。係言稅價並非開海口通商之事。且係議定畫押之日起。亦非以互換和約之日為初期。至佛咪兩國和約內俱無此四箇月之語。本大臣現有鈔寫該三國所送和約之原稿。不能錯誤。倘貴大臣所存和約一分。內有不符之處。可以告知係某國和約某條。以便查對。總之貴國與㗘國另立約係。言通商海口。四箇月開市。則此條係謂牛莊。登州府。山頭。臺灣海南等處。新開海口。其他早開海口。豈可言四箇月後始開。況廣東天津雖有交戰之事。其早開海口貿

易至今未絕。貴大臣來文。內稱貴國所定和約。第十二條內。載外國通商事件。俄國一體辦理等語。並以既有此語。令四箇月為期之議。焉得謂與貴國無涉等語而難我。查天津和約第十二條內。稱日後中國若有厚待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勿庸再議。即與俄國一律辦理施行。由此可見外國所得有益之事。即與俄國勿庸再議。一律辦理。言其有益之事。並無禁止之事。今四箇月限期。可謂有利益乎。二位大人。閱和約應詳細。免致錯誤。來文內稱上任欽差大臣吞已經議定通商海口。四箇月後始開貿易等語。設有此言。然於三月二十二日。已經互換和約。今

於七月二十三日。貴大臣照會所定四箇月期。不已滿乎。何必行文。再言者現在本國海船多集。已到東海。不能不早開海口。至新開海口。本國大皇帝。願行與中國

大皇帝。並謀與

貴國有益之事。早降諭旨。本國海船暫緩往天津和約所定海口。俟中國自行開時再往。為此咨覆貴大臣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